

革命故事小丛书



清 华 参 军
战 斗 前 进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★革命样板戏故事★

清 华 参 军
战 斗 前 进

(根据革命现代舞剧、京剧《红色娘子军》改编)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革命样板戏故事
清华参军 战斗前进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64 印张 0.5625 字数 12,000

1975年1月第1版 197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280,000

统一书号: 10171·372 定价: 0.05元

清 华 参 军

(根据革命现代舞剧、京剧《红色娘子军》第一、第二场改编)

上海警备区 川红兵 任映红改编

上海人民电机厂 许逸周整理



故事发生在十年内

战时期的海南岛。

这天深夜，乌云密布，漆黑一团，闷得人透不过气来。在椰林深处，有一个姑娘在急急

奔跑。这姑娘，年纪约莫十八、九岁，清秀的脸上挂满了汗珠，一条长辫拖在肩上，上下一身丫头衣裳，衣服破碎的地方露出皮肉的伤痕，

一双大眼射出复仇的烈火。她就是从椰林寨恶霸地主南霸天家里逃出来的丫头，贫农的女儿吴清华。

吴清华在南霸天家里当丫头做奴隶已经整整十三年了，长期的折磨使吴清华明白了一条道理：进了南府豺狼窝，就只有死路一条，想求生路只有跑，要挣断这枷锁镣铐，拼死也要冲出黑牢。所以她一有机会就跑。

三天前，吴清华第四次跑出去，又被抓回来，关进了南霸天的黑牢。这次，除了鞭子毒打，还把她用铁链吊在大柱子上，一粒饭也不给吃。今天南霸天出了个鬼点子，要狗腿子老四把吴清华卖掉，想拔掉手上这根刺。老四奉命来押吴清华，哪晓得清华趁老四解开铁链不防备的时候，一把夺过铁链，朝老四身上狠狠砸去，老四被砸倒在地，又被关在牢里的另外两个女奴隶紧紧拖住。吴清华在阶级姐妹的帮助下，冲出牢门，飞快地向椰林奔去。

狗腿子老四看见吴清华第五次又逃走了，急忙吆五喝六，领着团丁，提着灯笼，拿着皮鞭、绳索，象一群饿狼恶狗，扑向椰林，追赶搜寻。那么，吴清华在哪里呢？吴清华正向椰林深处跑去，突然发现团丁追来，急忙躲在高大的椰树后面。心想：哼！南霸天，狗强盗！想要我低头，永远办不到！我一心只想把仇报，只恨两手没有杀贼的刀，不怕你恶奴追、团丁叫，我硬要在虎口狼窝里闯开路一条！这时，清华警惕地察看四周的动静，巧妙地利用树丛躲避团丁们的搜索。突然，迎面碰上了老四，真是冤家对头，狭路相逢。清华拼死与老四搏斗，将老四踢倒在地。老四狂叫：“来人哪！”团丁们闻声赶来，把吴清华团团围住。吴清华寡不敌众，又落入魔掌。老四立即叫团丁把吴清华绑在树上，用鞭子狠命地抽。忽然，一个团丁跑来报告：“总爷到！”老四一惊：“怎么？惊动总爷啦！”

“总爷”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南霸天。年纪五十，满脸横肉，他勾结国民党土匪，耀武扬威，残酷地压榨劳动人民，弄得椰林寨鸡犬不宁，民不聊生。想不到吴清华不买他的帐，照样反抗。今天，这家伙亲自追到椰林，想杀一儆百，迫使其他奴隶服服帖帖。所以一来就问老四：“这个丫头是第几回逃跑了？”“第五回了。”“废物！一群废物！”“是！”老四感到有点冤枉，说：“总爷，这个丫头也太扎手了，还是赶紧把她卖了算啦。”南霸天心想真是不识时务，就低声对老四说：“如今这海南岛上在闹红军，你不是不知道！连一个小小的丫头都看不住，将来这椰林寨还不翻了天！”“是！”“把吴清华带过来！”吴清华虽然遍体鳞伤，还是坚强挺立。南霸天恶狠狠地说：“吴清华，我现在问你一句话，你还跑不跑了？”“跑！打不死就跑！”“好！”南霸天气得额角青筋直跳，从牙缝里露出这个“好”字，接着说：“看你的骨头

硬，还是我的鞭子硬！来！给我打！往死里打！”老四指挥团丁抽打吴清华。丫头们上前想去保护，被团丁赶开。

吴清华咬着牙，忍着痛，挺起胸膛，猛地从老四手里夺过鞭子，对准南霸天，心里想：千仇万恨凝在鞭头上，也叫你总爷尝尝我奴隶的鞭子。“啪！”狠狠一鞭抽在南霸天身上。团丁们一拥而上，扭住吴清华，南贼也顾不得痛了，举起手杖猛击吴清华。吴清华只觉得昏沉沉天旋地转，晕倒在地，但，她又倔强地从地上挣扎起来，举起拳头，恨不得一下子把南霸天砸扁，终因为力量支持不了，一下子倒在地上，昏了过去。老四连忙拿水泼吴清华，两碗水泼上去，还不见醒，一摸气也没有了。“总爷，打死了！”南霸天有气无力地说：“算了！”只觉得背上被吴清华打了一鞭子，现在辣乎乎痛吱吱，倒抽了一口冷气“嘶！……”这丫头厉害。便阴险地对丫头们说：“以后谁要是再敢

逃跑，这就是下场！只要大家服服帖帖，不再触犯家规，南某是不会亏待你们的。”这时，一阵闷雷，快下暴雨了，南霸天仓皇回去。丫头们看南霸天一走，连忙扑向清华身边，抚摸她的伤痕，呼喊着清华的名字。团丁们挥动皮鞭，恶狠狠地把她们赶了回去。

一会儿，电光闪闪，霹雳声声，暴雨象天塌似地向椰林泻来。昏死在地上的吴清华在瓢泼大雨中，慢慢地醒过来了。她睁开眼睛一看，自己还在椰林中，摸摸身上，浑身伤痕，血迹未干，加上大雨一浇，湿淋淋的分不出哪是血哪是雨。看看四周，茫茫黑夜，密密椰林，到底哪里是边啊！吴清华咬咬牙，挺挺胸站了起来，只要打不死的吴清华还活在人间，总有一天能报仇！雷电哪，你为什么不作利剑，劈开椰林寨？五指山，你为什么不把五指握成拳，打死南霸天！吴清华挣扎着一步一步向前跨着，一阵剧痛，又昏倒在地上。

雨过天晴，东方发白，漆黑的椰林一点点亮了起来。这时，从椰林丛中走来两个农民打扮的人。前面一个，身材魁梧，脸色黑里透红，二十七八岁年纪，手拿一顶斗笠，腰挂一条白毛巾，英姿勃勃，沉着机警。后面紧紧跟着的是个年轻小伙子。他俩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娘子军连的党代表洪常青和通讯员小庞。为了消灭南霸天匪徒，解救苦难深重的海南人民，他们根据上级指示，化装到椰林寨来侦察敌情。

突然，他们发现倒在地上的吴清华。常青警惕地看了看四周，见没有动静，立即喊：“小庞，快！”迅速将吴清华救起。吴清华苏醒了，慢慢睁开眼睛一看，见到两个陌生人：啊！他们是谁？立即挣开常青的手就逃。突然一阵头晕，差一点摔倒，常青、小庞急忙上前搀扶。常青发现清华臂上都是伤痕血迹，看她一身丫头打扮，心中激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，立即解下毛巾，轻轻地替清华揩着伤口，并问道：“是谁把你

打成这个样子？是南霸天？！你是南府里逃出来的丫头？……”常青见清华张大两眼，盯着自己不回答，晓得这个阶级姐妹苦大仇深，对我们还不了解，就亲切地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天下受苦人都是一条心，南霸天欠下的血债一定要清算！”

吴清华是生长在黑椰林里的丫头，长年累月见惯了毒蛇虎狼，所以见到这两个陌生人就怀疑，就想逃，后来看到他们替自己擦伤，说话又和蔼可亲，慢慢消除了恐惧，不过他们真是好心人吗？又真假难辨，现在听常青讲要清算南霸天的血债，真是多少年的心里话，他一语说穿！吴清华很激动，眼睛湿漉漉的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洪常青看她消除了顾虑，关切地问：“一个人投奔到哪里去？你在海南还有家吗？”“家？黄连水里泡大的孤儿，我哪里有家啊！要投奔到哪里去？只能问青天、问大地！两代冤恨还没有报，到死我也心不甘！”洪常青听了这番血泪迸发的话，象刀扎进心中，

十分激动，心想：压迫深，反抗重，她一身仇恨一身胆，这样的奴隶起来求解放，将冲决一切罗网。他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，告诉清华：“莫说苦难深渊无路走，有一条解放大道在眼前，你冲出黑椰林，翻过三座山，迎着朝阳去，就是红云乡。那里是：刀枪挥舞天地变，共产党领导工农把身翻，打土豪分田地，崭新的日月红旗展。”洪常青的话给吴清华增添了无穷力量，她踮起脚尖，两眼顺着常青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好象看到了穷苦人翻身的地方。可是，天下真有这样好的地方吗？就问：“是真的？”“真的。”“哎！”清华答应一声，回头就跑。

“等一等。”常青叫住了她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叫吴清华。”“吴清华，我这儿有两个银毫子，你带着，路上用。”洪常青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银毫子递了过去。吴清华望着洪常青，不知说啥好，我从小当牛做马，没见过亲人没有家，今天怎么遇到这样好的好人啊！她两眼

饱含热泪，目不转睛地望着常青，颤抖地把双手在胸前擦了擦，一步步走上前，珍重地接过银毫子。清华激动地向常青鞠了一躬，说：“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指路的恩情。”一转身，朝着常青指引的方向飞奔而去。洪常青和小庞目送吴清华远去后，继续侦察敌情。

几天后，洪常青他们从椰林寨侦察回来，和娘子军连连长一起研究了南霸天匪巢的敌情。常青还谈了在椰林中碰到吴清华的前后经过。

这天上午，红云乡的练兵场上，晴空万里，阳光灿烂。高大的英雄树下，娘子军连战士和赤卫队员、红军战士、男女群众一起练兵。他们有的练刺杀，有的练大刀、红缨枪，个个英姿飒爽、勇武豪迈。练兵休息的时候，连长组织大家分头讨论解放椰林寨、扩大根据地、消灭南霸天的作战方案。大家正在献计献策，热烈讨论用“猛虎掏心”的战术，攻克南霸天老

巢，解放椰林寨的阶级姐妹。忽然，一个战士说：“你们看，那是谁？”大家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姑娘正在急促地奔过来。她就是吴清华。

吴清华经过几天爬山涉水，来到红云乡，在红色根据地的练兵场上，她首先看到不少娘子军连的女战士，啊！是女兵！心里万分高兴，她望着战士们的红帽徽、红领章、红袖标，看了又看，激动地问：“这儿是红云乡吗？”“是啊！这儿就是红云乡！”“我可找到你们啦！……”吴清华还想往下说，只听得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她：“吴清华！”清华回头一看，站在面前穿军装的不正是在椰林中给我指路的恩人吗？立刻奔向洪常青，感激地说：“恩人……”“不，我们是同志。”小庞说：“他是我们连的党代表常青同志。”“党代表……”洪常青对吴清华介绍说：“这是我们娘子军连的连长。”清华立刻扑向连长，恳切地说：“连长，收下我吧！我也要当女兵啊！”“好啊！我们欢

迎你呀！”这时，周围的战士、赤卫队员、乡亲们纷纷涌了上来，他们也万分关心从南贼老窠里逃出来的吴清华，这个说：“清华同志！欢迎你！”那个说：“同志！我们欢迎你呀！”洪常青说：“清华，你看，这都是你的亲人！”清华心想：是的，是的，这儿都是我的亲人，我这孤儿有了家了。

“清华，来！”连长端过一碗椰子水，送给吴清华，说，“路上走累了，先喝口水吧！……喝吧！这儿就是你的家。”吴清华接过椰子水，捧到胸前，感动万分。这里红云乡，太阳是这样的暖！人们是这样的亲啊！她双手捧起碗，大口地喝下了这碗清凉甘甜的椰子水。连长接过椰壳碗时，发现清华手臂上的条条伤痕，十分关切地问：“怎么？！这一道道鞭伤……南霸天是怎样折磨你的？”洪常青也感到，在攻打南贼老窠的战斗之前，让清华现身说法，控诉南霸天的罪行，这是对全体军民一堂极好的阶级

教育课，也是有力的战斗动员，因此接过连长的话头说：“清华，这都是你的阶级姐妹，和你一样，祖祖辈辈，当牛做马！有什么苦，有什么恨，你就对大家说吧！”

一霎时，两代的血海深仇，在吴清华胸中翻滚，十三年来，一腔苦水到哪里去诉啊！今天我面对亲人，要把这满腹冤屈都倒出来。“亲人们，你们看！”她拉起袖子，臂上露出一道道血淋淋的鞭痕，“南霸天，这条毒蛇，在乡里横行不法，凶残歹毒。我五岁那年，南贼到我家来逼租讨债，穷人哪有钱还债啊！南霸天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，把我爹娘活活打死，还将尸体抛在河堤上！我这五岁的孤儿，也被硬抓去，立下一张卖身契，我从此锁进黑地狱，每日浑身血淋漓！睡牛棚，盖草蓆，芭蕉根，强充饥，两眼望穿天和地，孤苦伶仃无所依！我象一株剑麻，压在石头底，筋骨磨碎志不屈，死不甘心做奴隶，不向老贼把头低，拼剩最后

一口气，就是找不到报仇的好时机……”吴清华难过得说不下去了。过了一会，慢慢抬起头，看到英雄树旁迎风招展的那面鲜艳红旗，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：“想不到今天，春风引我到这里，找到了救星，看见了红旗！……”吴清华飞奔到红旗下，捧起红旗一角，上上下下看了个够。这个倔强的贫农女儿，在地主的土牢里受尽折磨，她没有流过泪，南霸天打得她死去活来，她没有流过泪，而今她仰望着红旗，就象见到了党，见到了劳动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。她把红旗紧紧地贴在脸上，滚滚热泪，扑簌扑簌地往下掉。然后转身奔向连长、洪常青身边，激昂地说：“亲人哪！生生死死和你们在一起，走遍天涯永不离。我要当兵、要报仇，要造反、要雪恨，要把南霸天刀剝斧劈！”

在场的战士、民兵、乡亲们，听了吴清华血泪斑斑的控诉，个个摩拳擦掌，人人振臂高呼：“解放椰林寨！打倒南霸天！”这时，几个